

當「日常專家」生活在劇場

文／江婉琦

主題：當「日常專家」生活在劇場

日期：2021.10.02

主講：劉天涯（盜火劇團製作人）

與談：何應權（盜火劇團藝術總監）

主持：廖俊凱（狂想劇場導演）

盜火劇團是 2013 年，由現盜火劇團製作人劉天涯過世的先生謝東寧（大東）創辦，過去的作品關注在華文原創、在地扎根、國際交流、青年培育。這場講座中，天涯與應權舉出了三個紀錄劇場的關鍵詞：日常專家、真實、田野調查，想跟大家聊聊他們做紀錄劇場的心得。

日常專家

盜火劇團受里米尼紀錄劇團影響，劇場中的「日常專家」指的是非劇場的人站在劇場上，他們有某些特別的知識、職業，對日常特定領域的身體性有獨特的體悟。天涯說，臺灣是一個適合發展紀錄劇場的地方，因為這裡有很多日常專家，我們的社會中有乩童、有原住民、客家人、新住民等等，是一個充滿日常專家的有趣場域。

天涯和應權分享他們從 2019 年到 2021 年在劇場中，與「日常專家」一起工作的體驗。

2019 年，他們的劇場主題是「空間」。他們到了彰化，一起對彰化公園路的空間做田野調查，他們募集了一批對彰化有興趣的年輕人，一起尋找公園路的記憶。應權說，彰化最美妙的是它的空間，他們去了包子店訪問「日常專家」老闆，也一起去理髮廳聽幫人掏耳朵的「日常專家」說故事。應權和天涯說，例如他們訪談的那個包子店，最後劇場就在包子店裡面，很多真實的東西是包含空間、人物，日常專家才能構成。

最後他們一起在山中扮戲，也扮演文化協會的青年，遊走在彰化，體會那個身體經驗。

2020 年，主題是時間。他們想將時間拉到 2070 年，一起在彰化跟人們討論 50 年後的未來想像。有趣的是，當他們問這裡的人 50 年後彰化的樣子是什麼，很多人都說「50 年後大概一樣」。彰化有返鄉青年，但老年人還是多數，大部分的人對自己生活地方的未來，想像還是模糊。不過當他們換一個問法，問當地人：「你這間店 50 年後，會變成什麼樣子？」竟然有不一樣的答案。最後他們在這裡演出了一個對 50 年後大洪水的想像，兩場演出，每晚有一百多位觀眾。

2021 年，主題是身障人士。天涯和應權覺得，身障人士也是一類獨特的「日常專家」，在他們生生活中一定有一些差異，他們形容，身障者的生活像一種「英雄的旅程」。帶著「英雄的旅程」這個想法，他們訪談了 14 位身障朋友，選取三位朋友的故事，作為這次劇場的創作主軸。不過本來實體的劇場，是想讓觀眾體驗面對面身體的感受，但是計劃碰到了五月的疫情。他們想起里米尼劇團曾經有一個「城市漫遊」的創作，這啟發他們對「英雄的旅程」這個創作做出調整，讓觀眾可以透過自己的手機、耳機，就可以體驗耳朵、眼睛、肢體障礙的三段旅程。他們在「英雄的旅程」中，藉由讓觀眾自己親身地景，透過觸摸，引發觀眾內在感官體驗。應權說，也因為疫情，他們發現紀錄劇場的形式是可以很多樣的。

以日常專家的身體和經驗作為敘事，觀眾作為體驗，和後來因為疫情而改變的時空與劇場方式，他們發現劇場最有趣的是，每個時刻、每個空間、每個人都在改變。

真實

真實是什麼？我們做創作，常常會需要面對「真實是什麼？」真實是什麼這個問題，像是一個巨大的網子和牆。

應權分享自己做劇場之前，其實在拍紀錄片，所以一直離不開對真實的想像和思考。應權分享兩個對他影響蠻大的作品，他之前曾經在香港做紀錄劇場的「一條褲」，跟

胡海輝導演一起工作。他們曾經做過一個作品叫做《一九六七》，一九六七是關於香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「六七暴動」，當時暴動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因為當時香港忽然增加許多人口，資本家壓榨勞工，有罷工的工潮，另外是中國文革延伸過來對香港的影響。在這些罷工工人中，有些人受親中左派影響，在街頭中，有許多英屬的警察會審查他們，甚至有很多少年上街頭被抓。不過，六七事件在香港的歷史課本中經常被忽略，可能是香港自己的歷史原因。

但那次一條褲的製作，他們呈現六七暴動的來龍去脈。應權和導演當時訪談了許多經歷過這個歷史事件的市民，甚至曾經的警察。而經由口述和訪談，他們在劇場裡演一齣劇，想要回溯那個真實。那次是應權第一次接觸紀錄劇場。那時候他發現，哦！原來劇場可以那麼靠近真實。

但是他也發現，原來真實是那麼局部的。劇場終究只能看到一個事件的某個切面，再怎麼努力，我們只能訪談到一部分的人。舞台上，到底有沒有辦法呈現真實？

應權說他很喜歡也在做紀錄劇場的米洛·勞《重述：街角的兇殺案》這個作品。在這齣劇裡，透過演員，他們反過來訪問當事人。他很喜歡米洛·勞曾經說過的一段話，米洛·勞說，「如果作品因為歷史意義，就必須要記錄現實和事實的話，那就好像走鋼索的人只是在記錄地心引力。」應權覺得在米洛·勞說的話裡頭，很有趣的是，不是因為歷史、不是因為真，我們就一定紀錄全部原汁原味的歷史在觀眾眼前，例如一個走鋼索的人，他死或不死，若只是為了記錄地心引力，這件事就變得很沒有趣味。但是走鋼索的人，他心裡在想什麼，在看的人他們又怎麼想，這是很有趣的。又或是，身為一個演員你怎麼面對紀錄劇場？「你就像 Foodpanda 送 pizza，重點還是那個 pizza。最重要的是傳遞給你的東西，有沒有達到真實的經驗。」

第二個應權分享的作品，是盜火劇團在 2020 年曾經做過的一個作品叫《銀色異夢》。在這個作品發想的時候，他們想做一個關於老人的敘事，用「夢」作為真實的載體和潛意識。在夢裡有真實嗎？他們當時訪談了很多老人家的夢，有的關於初戀，有的關於父女，有的關於宗教或生子。「夢境」在紀錄片裡是站不住腳的，因為夢不是真實的。但在那次的經驗裡，他和天涯發現，在這些長輩的夢境裡，有些敘事卻沒辦法分

出真假，這是最吸引他的地方。「我們把一個我們認為很不真實的『夢境』作為主題，但它卻非常真實，這些夢境映照出了不同人的生命經驗。」夢境最終可以帶我們到哪裡？應權覺得，紀錄劇場應該像寓言一樣，去找到它的詩意。

田野調查

第三個紀錄劇場的關鍵詞是「田野調查」。紀錄劇場常常需要做很多的田野調查，有時需要技巧，天涯跟應權也分享一些他們做田野調查時摸索出的技巧和心得。

天涯一開始說，臺灣有很多社會議題適合放到紀錄劇場中，但如果對紀錄劇場有興趣，要從何開始？她分享，一開始可以從自己的家族經驗，或自己感興趣的事物出發。對於選材，可以蠻直覺性的去選，如果感覺到某個主題後面的世界非常寬闊，你很想去了解，那就可以開始試試看這個主題。

但要設定規則，例如在紀錄劇場中，如何讓日常專家去演一個故事，你怎麼跟包子店的老闆說你不用演戲、只是跟觀眾說你的包子怎麼做的。很有趣的事情是，對專業的演員來說，我們面對一個劇本，都會思考怎麼在背熟的狀況下，每天在舞台上都是一個新的感覺。可是日常專家沒有這個煩惱，他們就是做平常他的做的事，你會給他一個安全的範圍，例如講他做包子的過程，但會發現他兩天講的竟然都不一樣。他會考量今天講這個是安全的，這個狀態下講到這個可能有點危險，這個既安全又危險的狀態，是很迷人的。

在創作紀錄劇場的時候，天涯說一開始可能會有一個想法，可以把這個想法試著整理成文字，簡單談一下這個主題想要談什麼。這個「整理成文字」的過程是很重要的，因為我們要先整理思路，才會知道如何去問問題。她一開始在田野調查的時候，都會先由寫下來的思路當中列五個問題。

但是列出問題，到了田野裡，天涯說可以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，問題也不一定要問完。又，即使在田野調查之前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功課，但到現場時，不一定要說出來，先聽他說，我們可以呈現一個「真的非常想了解他的生活」的人設。我們可以保

持一個愚笨開放的狀態，彼此在對話時，也不用那麼常說自己的意見，而是保持聆聽，適度回應。

應權說，他雖然很喜歡米洛·勞，但他對米洛·勞曾經說過「田野是具有批判性的介入」這句話是有保留的。對歐洲人來說，或許他們面對他者是「保持批判介入」的，可是對華人來說，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，那就是大家經常從日常的情感面切入。

應權說很重要的是，在面對日常專家和田野的時候，「進入的態度一定不能是『我是一個創作者』，他會覺得我是來拿東西的，我會有一種消費他的感覺。我們可以感覺他就是一個朋友，他了解了一些我不了解的事物，我因為好奇，聽他說話而已。」

像是他們在包子店聽「日常專家」老闆說話，聽他生命經驗，吃他的包子，才是完整的。

應權說，在田野的時候，我們以什麼姿態跟對方聊天，這是很重要的。做紀錄劇場的田野不像做編劇的田野那麼有目的性，我們可能帶著一個主題前來，但接下來會聽到什麼樣的故事，可能由田野決定。我們在田野中跟日常專家說話時，就是聆聽、看他回應什麼，我們也可以想，如果我是他的朋友，我會問什麼問題，最後跟隨著他對話的流動，來導向我們的架構，而不是一開始就給一個框架，要他給我答案。

應權覺得做紀錄劇場，他們沒有很明確的目的性，是未知的，所以他們做田野調查時保持一個蠻開放的態度，讓田野、日常專家提供給他們管道。

「他們提供我們一種形式，我們用這個形式回饋給觀眾，這樣而已。」